



芝園集卷之二十上

敘目錄

送魏及齋敘

尋甸郡侯靜山戴公去思敘

贈東溪徐侯應召還朝敘

贈見山張侯應召北上敘

贈邑令蕭君侯軒膺獎序

贈都給事孟鴈山擢湖藩叅政序

贈虛江俞君擢南畿副總兵序

芝園集卷之二十一



敘

送魏及齋敘



夫造化有陰陽人道有剛柔言乎其相濟也而獨
 於牧民之政尚慈祥取辟於烹鮮申命於保赤
 它籍所陳大都類是此其故何也蓋牧之為言也
 將以寄命也姬煦翼覆猶懼傷之而况敢有所震
 暴凌噬乎哉是故屬吏受遺子康以咎愬民亭長
 負牛仲康輒欲自免渤海易刀劍而為牛犢鉅鹿
 稱他吏以息譖訟文饒蒲鞭次公雞豚膠東占口

桐鄉去筭此皆非有察察之政也然而惠澤四流
教化宣洽胥以潤景業而顯功名竹帛所稱雖歷
世不磨焉今之為理者異其致矣條教煩苛米鹽
靡密澆淳散樸並行骯欺甚者峻法深文草菅毗
庶張網以漁貲烈焚而鼓毒小大廩廩朝夕莫必
其命而盜賊奸軌日益弗衰吏治至此猶謂之弗
弊矣乎若及齊魏公古之所稱循吏者非耶公之
始至吾郡也適丁殘瘡之餘重以天降凶瘡憔悴
極矣又番寇陸梁宮于近島結內地奸人為之鄉
導草竊焚屠警報日至而倭夷桀敖非期稱貢兵

甲如山連艘踵接百姓洶洶共謀匿遁以延喘息
而公乃孳孳拊循親問民所疾苦而醫療之施廩
賑災以活溝中之瘠其為政也先教化而後刑罰
含垢納汙不屑屑鈎探隱伏以章神明即有犯者
矜惻懇至湏其稽顙首服徐從輕貫薄示創懲終
不加苦時乃博畫隱規樹障設防約之以保聚籲
之以文詞內消肘腋之變而外折蛇豕之鋒民稍
稍還其室廬而有其妻子乃為之謠曰父母生我
兮不庇我終疇其庇之兮維我魏公於乎為守若
是即龔黃卓魯之績又何以尚焉 朝廷嘉其殊

芝園集卷二十一
異晉秩山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太倉民奔走相告
謂赤子失其慈母無所乳哺死矣余解之曰公不
可留而政澤在焉猶將覆及子孫况我輩乎且公
之在太倉也置境相接風聲日聞其所以厲鄰域
而奠海萌者猶夫一日也語曰河潤九里庸以公
去為患哉邑侯東溪徐君與余談公事亦惜公之
去也因有感於民情遂命敘述以就祖

尋甸郡侯靜山戴公去思敘

尋甸故隸滇國其後棘刺烏蠻繼都之又其後蒙
段氏元氏咸部治焉其名今郡則自 國朝始初

以其夷也而治之以土吏率蠢動不靖成化間土
吏以罪誅乃更以流守守以其夷也而亦以土吏
治治之不脩城郭不立學校生養不節婚姻喪葬
無禮至論俎豆詩書則狷然逃矣蠻酋恣睢制人
死命而姦宄草竊曾莫創懲民雖有居無異巢穴
逋負王稅歲以為常訟獄者不之郡而之省蓋其
所由來久矣正德壬申靜山戴公往守是邦覽察
風俗諏咨民情又鈎稽故牒求沿革之政則喟然
嘆曰嗟乎吏亦有能華者乎吏弗之華也而欲民
之無夷舛矣是實在予其何敢不力乃孳孳焉晝

作夜惟左規右畫問民所便所不便而興革之民乃翕然相與聽令蹀跣者衣履劫掠者迸息逋負者委輸訟獄者質成公知民之可使也乃躬請於當道拓地舊治之左為郡治又於新治之左為養正書院時乃捐俸貲鳩民力明籍記謹出納卜日興事材美工良而公則往來程督其間甫暮年而落成有城有隍凡亭祠舍館之類悉舉以制更選民間子弟俊秀者親為誨掖俟其成材乃請建學立師民於是舉手加額跽而言曰吾儕小人所謂蟻聚而狼食者也微太守賢即老死庸詎知城郭

宮室之安衣冠禮樂之盛哉其文學士亦云則相與尸而祝之既而公以不能善事上官退歸隴畝郡之去思不忘又議祀之名宦以求令名迄今踰三紀矣而吾鄉陸子良金往為府幕士民又相與奔走問公起居則又且喜且泣頓首請於郡曰昔戴公之來也變左衽而為衣冠舍侏儻而崇禮教恩德於吾民至渥矣至預識銓冠之變欲圖於羽翼未成之時如公在寧有丘墟奴僂之患哉今其崇盛矣而音問未通其等食且不飽願有以致慇懃者郡守林某為之慰勞移檄其略曰出處進退

立身之大致功業德澤不朽之善圖但令聞易隆於蒞官之時而公論每定於歸休之久尋雖夷地而號稱難治民雖多愚而易以誠感前斯後斯非無人也率鄙夷其民民亦以鄙夷應之誠未有善政善教之無舉去思於未久如戴公者惠化所表風厲斯彰庶幾尋民蒙福於無窮以永公澤於無已乎檄既至吾鄉薦紳交口稱歎以為仕蹟所難東沙子曰余嘗治滇蜀道牂牁夜郎邛笮之區恒咨嗟太息蓋傷吏治之不競云自國朝啓土蓋百七十餘年於茲矣牧守叅貳之官非少設也文

教科條毛比櫛密豈有遺治哉而西南諸夷大都仍其故俗被髮裸跣生啗狗彘男女無別長幼無序貢賦徭役不輸官府令約不聽馬牛貨財攫之都市一有攝捕輒乘陵為變吏率委之無何然則所謂用夏變夷者何耶公之治尋甸甫三年耳而百廢適新政教無舉民到於今思之雖何武文翁亦何以加焉於乎使牧守而盡若公也夷其終有不夏者乎使公而盡效其長也則尋甸豈得專其美哉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公於此益可以自鏡矣

贈東溪徐侯應召還朝敘

孔子曰才難信哉其言之也經生學士大抵沉覽
丘墳誦說先王自謂鏡見古今之故纖巨根末炯
炯矣至出而應天下之務臨民宰物禁如也務博
大者鮮精詳之政勤小苛者乏宏遠之規性類慈
祥則縱弛網維苟且一切辟諸敝筭出入亡制猾
民豪吏爭伺隙以售奸而強宗貴族且攫人而食
之肉非惟莫之懲也從而翼張之者有矣其強幹
明察乎則又斤斤引繩信任猜禍束濕揚沸不可
狎適是猶撫嬰兒而日扶之也於生民何賴焉於

乎斯才之難信矣若我東溪徐侯非古之所稱全
才者耶侯以茂齡來令吾邑恂恂溫溫不亢不厲
諸胥徒意其未燭也日睥睨其旁幸其有所蹠蹶
以持短長而侯則明習文法一如素官獄訟盈庭
次第辯決不終朝而畢民莫不稽首以稱神明其
為政也破觚而為員斲珉而為朴與民相安於無
事肆青災之赦寬蠢愚之罰務為含茹以匿垢瑕
諸豪家有所橫暴凌啖庶姓則悉裁以法靡有貫
貸私所請寄率寢不行曰為天子命吏所執何
矣即危禍至敢有所軒輊耶且禍匪在身即在吾

民民苟禍也孰與身有之乎持之卒不變先時天
灾流行民用艱食殫相接也侯乃施廩緩征孳孳
乳哺以活流離海寇猖獗徵發繹騷自文武長吏
以至諸曹卒史罔不晝夜勸勤而侯以一身當百
務之衝剗決應酬綽有餘裕乃又曲慮隱規救紛
解結節省民力不啻什九閭閻安堵不知有兵革
之役凡皆侯之賜也政成譽流 朝廷嘉其治狀
將以為耳目之官 召命奄至民奔走相告曰侯
之轂字我也吾儕小人若固有之也侯今去我矣
饑饉之徒焰灼鷓鴣張尚能我田我畊我室我居我

妻子我撫耶則相與齎咨涕泣尸而祝之東沙子
曰予觀於今而益歎夫人才之難得也語有之古
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夫惟其為人也則早
作夜思孳孳不解察其欲惡權其利害將無所不
至矣夫惟其為己也則早作夜思孳孳不解掠取
聲譽漁獵苞苴亦無所不至矣夫為人而無不至
也未去則民安之既去則民有餘思矣為己而無
不至也未去則民患之既去則民有餘憾矣是以
循良之吏代不乏人光照史冊乃於今獨罕稱焉
此其故可知也若徐侯又何讓美於往愆哉茲行

也一以為吾道慶而一以為吾民悲

贈見山張侯應召北上敘

上世以道化天下中世以政一天下後世以法繩天下蓋時變推移設制軌物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蓋傷之也然而察臣碩士猶能崇端本之治洞已亂之原權衡仁義飭厲網維求倫要之齊審過故之罰使視聽不搖而奸宄衰歇是以澤潤斑黔風流湯衰史冊稱良焉乃俗吏則異是矣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如漢之朱

博敢任應變材也而專務竒譎踈薄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輒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卒之詐見智窮遂陷誣罔豈非任法之炯戒哉見山張侯以茂材異等明經舉進士來佐吾郡所職文法事輒自意曰夫讀書明道蘄以効用也道揆法守豈其有二乎若乃於黜周孔器人於訊刺擊斷之間是郅都甯成賢於畢公召伯遠矣乃察舉科條動應經義慎于五聽詳于五詞羣氓有犯懇懇矜惻如或傷之法其暴橫無狀者靡所回易時乃格之

以忠信威之以廉潔照之以公無私義所當為則奮臂而起冤弗白者力而有之民知侯之不我鄙夷也小大愚智罔不傾心是以庶獄庶事邑所不能決而仰成焉其有大事大獄郡或不之決而諮議焉鄰有大事大獄監司或不決而檄委焉侯莫或誰何有所計免宰之以道迎刃輒解論報不宿上下稱平蓋三年而德風動於海表薦剡錯於朝端會科道官闕 天子徵天下材有司以補其處而侯則在首選我明之縉紳交相賀曰斯 國家之鴻休而生民之厚福矣乎何則茅茹際泰碩

果成剝物各以其類也北門之貧窶東人之職勞詩人寔憂焉是故天下治忽端在用人廉者用則必勵羔羊之節而蓋簋不飾者遠矣明者用則必燭好惡之端而為鬼為蜮者遠矣直者用則必執是非之公而媵嬰脂韋者遠矣勇者用則必身任天下之利害而首鼠兩端者遠矣仁者用則必崇惇大之風而刻深矯厲者遠矣然而有不治者未之有也侯今具體衆善往補衮職之闕則弼我明辟以襄中興之治繫天下是賴豈直吾明之私幸哉侯行同僚郡丞顧侯輩屬以贈言遂以所得

於士民者稱說之如此云

贈邑令蕭君侯軒膺獎序

孔子有言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夫
國家張官置吏非以為他也內外相制大小相維崇
良簡修而汰其不恪要在安民焉耳矣是故嫗煦敷
育出入孜孜徇民所便而去其所不便則旌之樹畫
設防禦灾捍患則旌之早作夜息鈎稽簿書庭無滯
訟而獄鮮繫囚則旌之堅飲水之操而嚴苞苴之禁
黠吏滑胥無以投餌而售奸則旌之此其為獲上之
道也乃今則異是矣深文誑引殘疾非辜毛比繩連

漁獵貨貨百姓方視之為鷹鷂而鞠躬長跼佞色諛
言以希上官意旨當道弗之鏡也輒以賢良稱之旌
舉率先他吏嗚呼以甯邳之暴而竊趙盭之名嗚呼
之貪而掠隨夷之譽欲清議之昭焯而民生之阜安
其可得乎蕭君侯軒予督學時所取士也來令奉化
豈弟溫良飭躬狷介乃一切屏去煩苛與蒸黎相安
於無事適夷寇充斥震驚內地而奉故濱海之邑也
君乃慎固四圍飭厲居民家自為守靡有兵革之賦
力請成城以圖保障於前所稱數善蓋庶幾焉而君
實惻惻無華不能阿諛上官規取聲譽是故始也上

官怒之繼則安之久而後賢之乃今御史鳳岩陳君特以廉能獎焉予聞而喜曰斯其為古之道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古也蕭君不以上官之好而易斯民之好御史能以斯民之好而為吾之好使上下咸若是則彰瘡之令有不明而墨暴之風有不戢者乎此非獨一邑之幸實天下之幸也予稔知蕭君治行之詳茲因親故之請遂為之論次如此云

贈都給事孟鴈山擢湖藩叅政序

國家置諫議之官專以繩忒弼違翼襄化理比他司至隆重矣頃者鄙塞弗飭虜數鈔邊羽書繹騷

震虢內地宵旰殷憂下求攘卻之策諸臣各以意對言人人殊辟諸道謀莫潰于成天子以為是在封駁之司非得老成宣朗之材因以畫長猷而定國卹迺以鴈山孟君為兵科都給事中蓋重望之也君迺綜核群言覽鏡得失采其可者上之施行又數數陳說大計胥中窺卻協衷三事風厲諸邊戎防漸修虜亦引卻天子嘉焉擢君湖藩叅政以酬勞勩同省諸君謀所以為贈者東沙子曰余聞之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又曰維君子使媚於天子維君子命媚於庶人言一體之義也故股肱耳

目蓋臣之恒念也求牧與芻而立視其死同室有
闔而不之救此亦仁人之耻也如能以君之休戚
為己休戚則其言有不盡者乎以民之休戚為己
休戚則其政有不盡者乎今夫翊戴元首矢志獻
替效匪躬之節以明在三之義君既克媚於天
子矣其有不能媚於民乎哉楚西南大藩輿圖物
產稱雄於天下迺今則稍稍殊其故矣苗夷之役
累歲未休而其它徭作率失常調重以天降凶疢
斯民弗適有居跂足而望樂郊者皆是也然則劾
墨吏之漁獵剔豪右之侵蝨審徵調之舒棘察利

弊之弛張姬煦而敷育之於以活溝中之瘠而詠
太平之休在今日其容已乎斯固孟君之所優為
而諸君子微言之意倘在是哉余不佞敢以為請
贈虛江俞君權南畿副總兵序

往余見王遵巖贈虛江俞君之文知其為習詩書
閑韻略人也蓋心恒識之比余叨貳本兵儼貌孔
熾遠近告棘博求鷹揚之將可以宣威却敵者而
卒難其人乃若東南之產則尤為鮮寡嘗咨於約
庵歐公則舉總填兩廣得俞君焉殲賊海上妙有
機筭益徵導巖之言不誣乃壬子之歲倭夷鼓衆

宋入大掠內地破寨攻城殆無虛日至黃巖之變
極矣事聞京師相顧駭愕乃屬本兵上疏請設
提督撫臣及分守叅將以救寧海宇余乃力舉俞
君可任兩浙而或欲置之於閩余曰此閩產也帥
閩非宜命下未幾或又欲移之昌平移之京營
余曰此南產也帥北非宜俞君既至乃募精銳繕
甲兵修戰艦時訓練歷險夷扼諸要害而守之麾
下將士無不人人知其姓名里閭及勇怯譎信宜
戰宜守時時誓以俛力殉國執手而拊循之其
勞於從役者量其小大而必酬之以故人人無不
願為之死者節制嚴明一不如令輒斬以徇警報
時至即握銳披堅首先戎行屨不及繫飢渴危險
必與衆共蓋濱于死者數矣軍行止取克捷不貴
首功所得財物盡以享士即古所稱名將庸有異
乎是以一戰有馬稷之捷再戰有舟山之捷有爵
溪之捷有昌國之捷有石壑之捷有戈橋之捷其
他逐北追奔俘馘窮寇殆不可十百數即今夷寇
充斥窟于畿甸蘇松嘉湖之區槩被荼毒而吾郡
獨苟安旦夕皆俞君之功也余方奏記當道謂百
萬生靈方恃俞以為命不宜輕有動調必欲酬其

勞績則進秩加俸事定而後議之乃今南畿副總
兵之命下矣彼以得君為喜而此以失君為憂
此其於地方軒輊何如也竊惟國家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而夷寇繹騷起自倉卒非若西北諸邊
備禦之素也腴田沃壤輪奐相次非有墩堡阨塞
也倉廩積聚隨在足飽非若不毛之地裹糧而行
也富室焚蕩貧民轉而歸賊反為先鋒以格我師
蜂屯蟻聚動以萬計尚可不亟為之驅除乎論者
以為修治垣隍慎固城守一策也據險守要連絡
嚮應一策也蒐選精銳搗其巢穴一策也團練鄉
兵人習攻戰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
創置塹堡積聚芻糧一策也嚴明哨探知賊動靜
一策也至於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奮羆虎之威而剪豺狼之孽在俞
君自有餘裕又何俟於贅言哉君行矣靖彼南畿
以屆我浙使遠近保有生聚之樂則吳越遺黎胥
將尸祝於無窮不啻銘勳鼎鍾而已也

芝園集卷之二十

敘目錄

贈魏此齋遷廣西副使敘

贈潘雙溪遷湖廣副使敘

贈警齋吳君敘
贈胡瓶山遷長蜀臬敘

送午波江子敘
贈中丞陸石樓敘

贈敖子發敘
贈張頤齋敘

送梅南子敘
贈田世英敘

贈吳大夫敘
送葉生歸省敘

送方世佩敘



芝園集卷之二十

敘

贈魏此齋遷廣西副使敘

往予督學江西諸文學蓋數稱魏此齋云適此齋
 有苦塊之戚間得竊聞論議微刺履行益知諸生
 不妄稱說又乃復遘於楚中時此齋叅藩且四年
 矣予勞之曰王事鞅掌比山以之生怨職勞不來
 東人所以興懟吾子良苦得無有不釋乎此齋曰
 奚然哉今之仕者騁驚津要踵跡勢門喔咻脂韋
 以幾利捷主者一不幸罷免而旋亦擯逐矣予私



心鄙之誠願引繩執萬恪共官常以報稱 天子
隆遇庸以濩落爲患哉已乃出示篇什夷猶清曠
方旨風人蓋飄然游於埃壒之外者益知此齋自
信不誣矣乃茲擢廣西副使備兵賓州由或者意
之荒陬絕徼去 明庭且萬里似非所以表功能
者而 聖天子神謨睿運計固有存乎何者方域
寧又四郊不警則先侯采之士寇攘繹騷相尋干
戈則重疆圉之臣勢使然矣 國家統一區宇薄
海內外自前代所不能臣胥隸職貢百粵君長駢
首歸命列郡縣以擾荒裔乃今遂成衣冠之國稍
稍與上地比隆矣承平既久民靡識戰而屯戍之
兵不足以制猥獍之命往往劫質使人以要金貝
豨突狼噬殘瘝生民而王賦之壤大半沒入其部
是尚可謂弗棘乎苟非抱不群之才明於康保敵
愾之略其何以拓流威惠而填撫遐萌乎夫天下
猶一身也必四肢齟豫膚革充腴然後腹心得安
焉卒有疥癬之變即不得高枕而臥矣今夫五嶺
之區辟則四肢也而夷醜之患非直疥癬也 皇
帝明見萬里二三元臣祇承德意必不在所後矣
此齋茲遷固不可謂不隆重也今鄙邊之患大都

苟且文具幾幸目前罔知曲突樹坊以銷未形之
難即變起藩籬破巢毀子猶微文巧請以辟謫過
甚者恣睢立威徼偷其民而用之兵力殫耗而土
疆日蹙 國家又何賴焉此齋仁信廉直標著薦
紳而遐聽廣矚周知九服之故則夫陽贊隱畫折
狐豕之鋒而綏逋播之衆振揚戎翰以舒 朝廷
南顧之憂也將不在茲行哉詩曰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 明天子之謂矣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予於
此齋蓋有深望云

贈潘雙溪遷湖廣副使敘

夫監司之設所以劾愆官邪察舉吏治霈 皇澤
而作民休職至重矣 敬皇以前師古久任之意
四方之臣咸以職事待次於其土不得它有注授
是以嫻習法令察知民間下不敢持兩端以廷視
聽而私計非可以信宿去也力自表樹以恪官箴
令政攸敘而惠化四流海內洋洋稱盛治焉歷代
滋遠制意漸微而且暮數易乃遠在萬里之外突
未得黔而除檄且至諸所厝注往往弗竟其畫率
苟且文具僥倖一切以赴功名之會而黠吏儉胥
得以沉埋掌固牽引浮文轉相比况幸其有所傳

決以奸法軌而惑黔黎非其勢使然乎又况職事
虛曠累歲月不治而道路供億莫可以貲筭此豈
國家之利而生民之福乎雙溪潘公爲湖藩叅議
者凡五年適荊州撫民副使缺即以畀焉余乃躍
然而喜曰茲其爲銓司用人之道乎今夫巨鐘之
鑄廣廈之建亦必專其鳧匠而遲以歲月然後課
成功焉矧爲天子置封疆之臣乎湖藩廣大甲
於諸路貢賦錯出乃今又爲聖明湯沐之鄉繕
治供張靡有寧歲比後賦事視其他蓋不啻什百
矣矧荆郢之治控扼要害戢救隩窞之區而馴制

豺豕梟獍之患此豈他所來代可以一朝而鏡乎
雙溪筮仕爲推官明於法比以賢能徵已乃給事
黃門諍議朝廷大體棘棘不阿有古羔羊之節
茲其爲湖藩也歷治諸道振剔緩柔以和有衆疏
邇織巨罔不自躬親之故坐處一室而策計諸郡
之政如懸明鑑以表物也就而蒞焉尚何政紀之
弗飭而戎氓之弗奠乎抑余聞之藥石以去病膏
梁以養生歸在於活人然而不可偏廢也故愛而
不威則惠慝保奸而譏悍之風熾威而不愛則密
法張禁而刻核之政行皆非所以宣九德而翼鴻

圖也故慎思而審行酌二者之中以永清巴蜀之
徼不於公之望而誰望乎詩曰惟仲山甫剛亦不
吐柔亦不茹斯宅身之至理爲政之大經也敢贅
舉以効風人之規

贈警言齋吳君敘

高皇帝定天下旁求俊乂列于庶官乃詔天下郡
國歲貢諸生可者一人計偕上京師升之國學敘
遷于上舍得以次注文學侍從其次則有司學職
否者罷還鄉里徵其廩餼與耕萌等故于時人思
振厲胥有表樹以佐揚德化蓋彬彬盛矣歷代以
來功令漸踈率以椎魯猥瑣之人苟且以應上命
獵取祿秩終鮮成績言者病之今 天子中興懋
中建極赫然改絃詔郡國貢士一如初制汰其庸
無狀者不如令者罰之四方之士回視易聽新積
靡而嚮文明服在百僚勤于往績庶幾稱得人焉
嘉靖癸卯吾郡例當貢士簡及吳君吳君故縉紳
家子也中知䟽通外務愿慤屏去一切刺譏詐諛
之習力行孝弟孳孳誦說古詩書每課試輒先諸
生然數上省試顧數不第困寔矣乃吳君愈力行
孝弟誦說古詩書不休然竟不第也茲以貢往諸

生竊相與言曰嗟夫孰有美如吳生而數竒若此哉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使吳生遘二五之期投雲龍之會早自致于津要則其所蘊抱亦足以表著當年垂名竹帛奚至以末暮之齡栖栖皇皇僥倖萬一者乎夫椅桐梓漆貴中琴瑟之用懷瑜握瑾以應圭璧之求否則溝中之斷瓦礫之儔耳吳生此行吾不知其何如矣東沙子曰不然夫躡影而希炎者曲士之規也貞志而順命者拯人之經也故生有涼德即乘軒珮玉有餘辱矣素履好修即委積乘田有餘榮矣昔原思薄情於結駟子輿比喙於逐禽莊周逃名於漆吏買臣發跡於負薪誠其志無他崇卑利鈍豈在較與矧聖天子張俊乂之羅闢登進之路惟耆德宿學是以吳君此行奚必不爲圭璋與琴瑟者哉又何遲暮之嗟矣諸生既喻此言遂以論於吳君使揚之祖席吳君名杰字克俊別號驚軒子

贈瓶山胡公遷長蜀臬敘

予生長艸澤不習文法事然而狎見夫郡縣之故章程躋錯簿書弗經役歛之寬棘訟獄之屈伸胥吏得以秉柄而左右而長吏顧茫弗之知心竊怪

之已迺經營四方察于小大之司則恒耽逸豫率
鹵莽以從事檄書至急則應之否則委諸叢牘吏
白則行不白則止即誑之弗爲異也閭里之氓嚙
冤負卹喁喁欲訴則曰彼其弗靖是民之恒態也
乃日計資敘以圖遷不及其它若是欲章程之無
踏簿書之從經胡可得矣迺予徙官入閩與瓶山
公俱迺又同嗜好相善也則見其蚤作而晏休行
度而坐謨詰黠胥之奸差版籍之偽嚴墾田之稽
犁上疆之軼察軍餉之欺經賦歛之則百年之弊
而一旦釐之然猶未也方且立之條規布之簡冊
程官授事以圖惟無疆之猶迺喟然嘆曰使為吏
者而咸若是欲天下無治平不可得已迺瓶山遷
長蜀臬以去則諄諄焉求箴切之言迺告之曰昔
臬陶之稱九德也兼剛與柔言之也高明柔克沉
潛剛克箕子之所以贊疇也夫陰陽晦明天地猶
不能違之而况人乎今夫琴瑟之和也貴其中宮
商之節也偏急則絃絕矣六馬之馭也貴其中和
鸞之音也操切則車敗矣長民者其以和民而致
之遠也將惟德是而以而顧窘棘自炫違其度而速
之偵敗無迺非先哲之訓也乎是故訊刺必精以

宣明也然而歛光以為照有餘明矣勅必不弛以
用嚴也然而貞靜以作則有餘嚴矣請謁不徇以
成剛也然而沉毅以應物有餘剛矣是非不眩以
表直也然而博大以行公有餘直矣行吾長也不
形吾長也治民病也不急民病也忠信以為經敦
篤而不懈以之相天下猶可而况於臬乎人有言
一歲一穫者農夫之樹穀也十歲一穫者塲師之
樹樹也終身一穫者君子之樹德也是故培之無
斲充之無極碩大以成以孚內外以親遠邇以和
神人以執百物斯其為獲寧有窮乎彼斤斤剪剪
伏發而苛蒐淺之乎其為德也已瓶山再拜謝曰
善哉子之惠我也吾亦聞之人能見於百里而不
能自見於眉睫之間吾願子之亦以此自勗也

送午坡江子敘

余嘗歷覽載記誦說古人見夫持繩履度亢節不
阿即困廢阨塞輒忻然慕之其脂韋泐忍善幻取
容即驟至通顯未嘗不頽汗而首疾也竊自念曰
茲非降衷之良而操行之準乎即欲數化以殉人
者惑矣往予之督學江西也與江子于順見於貴
溪之濱貌矜而莊言正而理毅若難犯心獨異之

已迺被罪東奔江子寔迎唁余曰子知所以及乎
夫怫衆而自章執一而不變欲免難矣雖然吾子
勉之夫古今一正氣也天地之精日月之英陰陽
五行之化宣百物之含茹疇將外是者孔子曰人
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苟經德是踐生理弗
剪即屠羊負薪也孰與死其心以飶榮者哉余是
以息偃蓬蒿益明初志畊草茹木於世罕徵焉既
而起廢清源稍徙而閩也江子以提學繼至則握
手交讜相與語曰夫學職非他比也言以作訓身
以作範一有爽德官斯邪矣迺江子則力行教化
闡明六經黜浮靡之習塞倖進之途滌衰詭之蔽
矢忠信之謨表章正直稱揚風雅廣喻而博諷鑑
別而衡旌其負仁蹈義績學修文者雖崛起纖細
如懸藜結絲引之惟恐弗及也其畔經離正敗業
亂群者雖高貴子弟如蓬蒿榛棘芟之惟恐弗盡
也諸士是以翕然向方日有不變德業藝文彬彬
然盛矣甫三載而登庸之士蜚聲而振采者蓋甲
天下也人迺咸推江子之強立不反著有令績而
亦或以是媚江子至有陽謹而竊詆之者即遷舉
亦弗及余迺嘆曰嗟乎夫決起豈知圖南之志哉

今夫佞直之於喜惡其跡易明也毀譽之於禍福其事易知也以江子之才肯稍自貶損不矯矯自亢者則孰不欲推轂汲引於躋躡華要何有哉而江子顧有死不能也此其志何如矣夫貞女不悔於愆期獨行不懼於衆訛彼其抑志偃蹇視世俗之誇詡得意者奚啻墨文尋常之間已也而終不肯利方以為員競進而改步則欲自脫於污濁之外而懼以身為捷徑者幟也此豈江子之得已哉吾獨慨乎淑慝之無章而提衡之失當非有夤緣不在注錄是猶惡素絲而涅之也誰將潔乎余生

長海壩椎魯無他長而顧獨負氣骯髒與江子私肺腑也是以論述其大都庶以徵夫久要者云

贈中丞陸石樓敘

周官大宰以八柄詔王御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言爵之祿之皆柄乎上者也故明德馨香則庸之勞力宜著則庸之保大定傾則庸之安民和衆則庸之弭違糾慝則庸之敘其官常而陳其表極位著必恪而黷貨不流是以皇度得昭而民胥奠焉政之反也上失其馭大臣竊柄庶士弗虔蠅聚蟻附罔有懲心乃惟親暱姻婭是

崇是使甚者挈貲以貿官張羅而網利欲官之無
邪得乎今 聖天子明日達聰獨攬乾綱敷求哲
人以充有位廼巡撫保定諸郡都御史員缺則以
閩藩左使石樓陸公往焉若 命曰夫畿輔者

京師之衛也若奠家室罔不在厥垣墉女其念哉
惟茲郡縣小大吏越若諸小大介胄之司若於職
不右於職女則治之惟茲風俗淳漓習尚侈儉由
衷罔衷汝則治之惟茲錢穀羸縮生齒登耗土田
懇稽汝則治之惟茲城池險阻兵革鈍利行伍虛
實汝則治之惟茲控虜諸關堡障烽燧有備無備

或堅或瑕汝則治之公受命惟謹戒事以行諸大
夫集而餞之于郊張時徹曰夫操觚而談者不可
以從敵愾之役遵軌而踐者不足以經廣域之猷
此拘方之士暗於遠大則然耳公高融博達廼民
物之故靡所不照中外敷歷蓋三十年于茲矣威
德用宣而績敘日曜時廼承受 休命固以衆善
庸之也矧維撫綏庶猷孰非公之所嘗試者哉方
今天下日蒸蒸弊矣蓋非無治之爲患而惟蠹治
之患是故殘塚以眩威淫康以荒政舒縱以右奸
浚削以崇貨是皆氓衆之賊而法所必討者也是

之弗度而曰欲以靖衆不亦難乎今夫柳之爲物
易植也若使十人樹之一人掘之鮮有能生者矣
夫氓衆之多艱非若柳之易植也而群蠹之患非
特一人掘之也布惠而除慝興利而屏害廼公先
焉六府之衆有不庶幾矣乎它日績成而上左右
明辟儀形四方膏澤被於海宇而勲業著於彝
常則自今日之命爲之也諸大夫迺載拜贈公
胥舉爵爲禮而別

贈教子發敘

教子爲陝西提學僉事問言于時徹時徹曰吾聞
之語曰騏驥之捷匪御弗至也烏號之良匪調弗
張也士人之於學匪教弗成也教也者所以教成
德也教成德也者將以論官而詔爵也夫教其大
矣今之教其諸古之遺意與是故君之學校以一
志也班之師儒以立則也詔之訓典以導衷也董
之憲臣以旌別也考德以勸懲怠敏著矣度藝以
進退能否見矣實興以敘任俊髦出矣是故可以
致用矣今之提學古鄉大夫之職也一方之教而
寔專司之其廢與興皆一人之由也故紓而縱之
則弛壹而繩之則囂雜施而不巽則亂濫而升之

則滄是不可不慎也故君子之教也猶場師之樹
樹也度地而蒔之豐土以培之隨小大以灌溉之
累日月以需之翦其茨楚驅其牛羊薪採之患其
有不生焉者寡矣是故木之材也可以爲桴爲梁
爲椽爲杙爲楹爲榱爲楹爲楹其用不同其于居
室一也今夫陝古雍州之域也賢聖之所都也禮
樂之所漸也衣冠文物之所嗣行也俊乂之所產
也作而用之將吾子是賴可不念哉詩曰豈弟君
子遐不作人夫仁而有容好善不比者吾子有焉
以此作士庶幾有興乎徹也望子之風而已復何
以語子也言已遂徧告于諸大夫書諸帛以納之
教子

贈張願齋敘

願齋張公擢陝西叅政于時適有江藩之缺議者
曰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挫徙則罕其成
公之敷政茲土久矣而復移之陝焉何居東沙子
曰夫是銓司之權也使賢之道也奚其病哉今夫
劍天下之良也陸剗犀象水斲鯨鯢完而弗缺精
於鍊也今夫鏡天下之明也巨細畢呈妍醜異形
摺而弗蔽精於磨也是故業患其不精不患其不

通智患其不習不患其不弘軌則裁度所以精也
涉歷嘗試所以習也拘方之士不可以圖遐觸樊
之禽不可以高舉夫固有所蔽耳試觀人之應世
也目不致其明則黑白之分不能判矣耳不致其
聰則清濁之音不能別矣心不致其智識則得失
之塗不能決矣一身猶爾而况天下乎是故在高
言高在卑言卑在遠言遠在近言近皆所以致其
聰明與智識也是故致其密察之德而事無弗順
軌矣致其果毅之德而吏無弗格奸矣致其誠信
之德而物無弗從式矣致其柔惠之德而民無弗
親愛矣是故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將無施而不可者是明鏡與利劍之謂也今夫陝
西北之重鎮也兵戎之必詰餉秣之必經城堡之
必修夷夏之必輯訟獄之必平興革之必審孰與
是者哉移公於陝也是以明鏡與利劍望之也且
吾觀於公也敏達精詳是天下之材也貞嚴介潔
是天下之守也再刺劇郡而治平獨最貳於臬司
而百度修舉是天下之績也以是而移於藩司其
有弗效於藩司者耶又以是而移於為使為撫為
部其有弗效於為使為撫為部者耶而何以數易

為患哉則所以愛公者淺矣議者意解遂書以贈
公爰以徵永久云

送梅南子敘

梅南子者閩之彥士也始為庠弟子師者十年廼
舉進士為南京民部郎繼為膳部郎者復十年廼
擢山東叅議未及行以不幸落職出守安吉夫好
修而獲戾大畜而鮮施聞者憾焉張子見廖子曰
嘻子不聞函冶氏之劍乎昔函冶氏之獲良劍也
薦諸齊太公公不之善棄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
卜金弗可終以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夫吾子者亦

若是也已伐而充人是殉名也深藏不市是蔽實
也殉名不祥蔽實不揚子其圖之夫水鑑莫如清
人鑑莫如近今余視子也晰矣儉志謹節所以不
缺柔惠固植所以遠慝顛塞有文所以達倫若其
庸可間乎夫蓄聚鎔冶範圍淬礪無所不至者是
時之良也而或齟齬焉何與然吾願子之無獨知
之也夫道猶劍也治民猶解物也是故柄者以持
也刃者以割也礪者以利也蒙須者以繫也故卻
則批之窾則導之肯繫則游之族則審之不以薄
柱不以質石是用劍之道也是故遇有堅脆而入

無難易劍之良昭矣彼齊君之黜之也與越人之
市也奚爲乎哉夫諸爲子憾者過矣廖子曰子好
余哉印也不佞而復集于枯將隕越是懼樹不樹
庸可知乎諺有之曰見兔顧犬曷云其晚亡羊補
牢曷云其遲心力所及者不敢不勉矣唯時我諸
大夫相與送之河上李子賦尸鳩之三章賀子賦
小明之四章敖子賦卷阿之八章周子賦淇澳陳
子賦白駒之卒章子文子賦蒸民之四章彭子賦
伐檀方子賦緇衣廖子再拜稽首而去

贈田世英敘

田君世英舉進士者十有六年累官南京戶部郎
迺遷雲南太守以去其僚之善者胡貞甫氏姜君
錫氏告我于北川之上曰世英之視有恒與恩也
兄弟也今其去也有恒與恩也若去兄弟也何言
乎贈諸時徹曰夫雲南者古梁州之域也界在夷
棘於中國爲遠夫欲惡同情是非同性上下同等
逆順同應遠近之民均也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
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遠近之民爾殊也君
子之政也治遠因遠治近因近其致一也射之於
鵠也無遠無近矢無弗至焉農夫之於田也無亢

無下穀無弗播焉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得其道則中矣民猶穀也播之者我也得其道則生矣虞書之訓曰柔遠能邇言異牧也夫柔之也者非姑息之謂也以遠綏遠之謂也是故詰武禁越之謂柔約法申命之謂柔致誠孚格之謂柔薄征緩刑之謂柔利用厚生之謂柔興善遂良之謂柔達志通欲之謂柔省方設教之謂柔齊其所齊不齊其所不齊之謂柔夫無弗柔也是故可以言牧矣吾聞之世英之爲人也事親孝則能興仁事長敬則能興讓交友信則能作忠御下慈則能詢瘼臨財辨則能止盜蒞事敏則能興功若是其有弗柔也乎其有弗中有弗生也乎於戲射獲于志失于易播成於方敗於荒是故敬慎以考終司牧之道也

贈吳大夫敘

宣城吳大夫以福建叅議擢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問言於東沙子東沙子曰夫兵所以詰毖禁奸靖內攘外者也是聖王之所不廢也九域之忝也非不帖然寧也一夫鼓難問里繹騷不戢則矢石戈矛之禍慘矣又況要荒之服邊徼之區氏羗之所

出沒盜賊之所蟄藏者哉故曰隄防不固水潦將
潰樊籬不葺狐豕突至域民防衆而可以廢兵者
未之有也是故銛戈勁弩非以耀武也以宣威也
高城深池非以設阱也以固守也蒐苗獮狩非以
勤民也以教律也鈺鼓鐸鐃非以繁飾也以肄節
也弛之或張飭之或荒安危廢興胥將表焉故兵
也者所以詰蹇禁奸靖內攘外者是聖王之所
不廢也然予竊聞之在昔晉文之行師也不先於
戰而先於禮義信之爲教所向無敵龔遂之治郡
弛去禁防與民休息寇則大靖是故治兵之道

民為上用民次之威民斯下矣是故頒白不任少
長有秩所以教孝弟也同其欲惡順其向背所以
教慈惠也禁其效攘息其鬪爭所以教和睦也時
其播歛簡其輪作所以教本力也孝弟則民知親
親知親親則戰必力慈惠則民知向上知向上則
令必集和睦則民知相卹相衛知相卹相衛則心
不携本力則民有積聚有積聚則用不匱夫然則
動之九天之上伏之九地之下制勝尊俎之前折
衝千里之外將無施而不可者而何威茂之患哉
大夫敬敏篤厚人也其用物也約矣其勞民也勤

矣惠和之政上下宜之茲將降德昭威專制一方
之命聲績之成將遠近是耀矧予一二兄弟乎韓
非曰善爲政者樹德不善爲政者樹怨予將以大
夫之所樹自攷何如也

送葉生歸省序

葉生懋游學南雍從東沙子受易於清溪之上九
月載申得告歸省過而辭焉求所以爲教者東沙
子曰噫嘻予何言予聞之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君
子之學也沒身焉耳矣夫本不豐則弗殖末不暢
則弗殖荒而不治則弗殖其諸在志乎夫志氣之

帥也身之所由立也道之所由生也欲行而行欲
止而止欲上而上欲下而下其孰能違之是故有
師而無志猶無師也無師而有志何莫非師昔者
養由基之射也志在的也造父之御也志在至也
夫藝則然而况於學乎是故誦讀不解言有聚也
辯問不遺言有達也服食不營言有存也燕朋燕
僻不近言有禁也其始也若登其繼也若注其終
也若樹學是以大成矣若夫矯飾以欺人鹵莽以
襲故比周以競進變幻以徼譽雖日與師友周旋
何益哉噫子之往也其有味於予言乎戶庭之內

族黨之間皆學也改歲而來有得則以告我願相與正之

送方世佩敘

方子世佩之請告而南也與諸同官者處也三年于茲矣今乃以賢能徵為春官儀部郎相與送之秦淮之上行李旣陳僕夫在路引觴交酌踟躕四顧時徹離席而起曰諸君子之相與也不知其日之邁也今方子且往矣若之何無言乎吾聞之明主之經國也猶車人之造車也車人之用木也澤者以為轂疆者以為軸堅者以為牙直者以為軸

大以為輿小以為幘平以為衡曲以為杙斬之欲其時也火之欲其齊也居之欲其無并也規之萬之水之縣之量之權之是故短長必稱也小大必倫也深淺必均也是故澤行不泥山行不躓負重致遠無乎不利矣今夫經國者之用人也鑑縣而致察博采而遐求德公明則以司衡德廉辨則以出納德和平則以典禮德果毅則以詰戎德直諒則以獻替德明恕則以折獄德廣洽則以論思非是物也不在左右是故朝無曠官官無骫政治是以舉矣自吾與方子友也見其溫恭而不解明辯

而不苛其見善若逝川也其見不善也若蜂蠆也
茲行也 天子簡之矣是將以爲大車之載獨典
禮也與哉然干將弗貴於割貴不缺也騏驥弗貴
於捷貴不輟也夫行周則不缺疆力則不輟夫如
是庶幾其有終哉徹也塞心而寡智德薄而多尤
宜偃伏於草澤而乃竊有鍾釜之祿惟顛越覆販
是懼所幸子之相予也而又不予卒其將若之何
白駒之詩曰繫之維之以永今夕言繾綣也又曰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言不忘也與子繾綣者弗
可久矣尚無忘金玉之音哉

